

# 胡辣汤的江湖流派

●李晓伟



一代武侠小说家古龙说过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胡辣汤而言，何尝不是如此。

胡辣汤是平民化的食物，不仅是市井的，更是世俗的。尽管江湖流派众多，但无论任何流派的胡辣汤，在民间都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就目前的汝州而言，胡辣汤的江湖可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本地特产的和外来入侵者。而外来入侵者又分为二，分别是逍遥镇胡辣汤和焦店胡辣汤。就所占市场份额而言，可谓是群雄争霸，三足鼎立。

在我的中学时代，外地胡辣汤还没有入侵老汝州，汝州本土的胡辣汤一支独大，一统江湖。随着外地胡辣汤的逐渐蚕食，汝州本土的胡辣汤日渐式微，明显干不过外来入侵者。

先说说本地特产。汝州的胡辣汤跟别的地儿那是大不一样的，本土胡辣汤以素胡辣汤闻名。用来支汤锅的竹桶有一米多高，两头粗，中间细，很像竖起来的朝鲜族腰鼓。像是为了提高身价，烘托气氛，这种支锅往往被漆以雅致的米黄色，让人看上去是那样的舒心。汤锅十几厘米宽的锅沿上，堆满了嫩黄的豆腐丝、鸡蛋皮，翠绿的葱丝、豆角，鲜艳的辣椒丝，褐色的面筋等，那色彩、那搭配，简直是一幅绝好的水彩画。伴随着阵阵扑鼻的香气，看上去、闻起来都让人食欲大增。有人要吃时，老板会舀一碗热汤，按比例往碗里捏几撮菜，最后加上一小勺醋，别小看这勺醋，简直是神来之笔，有画龙点睛之效。如此一来，一碗酸辣爽口的胡辣汤就可以让人大快朵颐了。

看这碗胡辣汤，浓香的汤里漂浮着几块褐色的面筋，像小鱼一样游来游去；旁边的豆腐丝黄白细长，还没吃到嘴里就感到特别爽口；嫩绿的青菜宛如几株海藻，摇来

晃去。那香气袅袅娜娜，直往人的鼻孔里钻。食者再也忍不住了，端起碗来饱喝了一口，却不立刻咽下，而是含在口里细细地品尝，初入口时有一种绵滑的粉汤味道，慢慢咽下，便品出了香辣的滋味。嚼一嚼里面的豆角和面筋，越嚼越有味，起初还细细品尝，吃着吃着，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风扫残云般胡吃海喝起来，眨眼间一碗胡辣汤就见底了。感觉不过瘾，那就再来一碗。把碗放下，用舌头把粘在嘴唇上的粉汤舔一下，满足地站起来，整个人都感觉容光焕发，精神十足。

个人认为，素胡辣汤更能体现汝州人的美食理念。汝州胡辣汤做汤时会选用上好的胡椒粉，再配上汝州柔韧顺滑的粉条，一碗热汤搭配其他配菜，再加上一勺醋，这碗胡辣汤就齐全了。汝州胡辣汤做汤时汤汁黏稠的非常合适，既能完美地把配菜包裹起来，又不至于太黏稠而导致一塌糊涂，难以分辨。在喝胡辣汤时，配上一些油条、水煎包，就构成了一顿非常地道的汝州早餐。

但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汝州的胡辣汤同属我国北方早餐中常见的汤类食品，其色、香、味俱佳，却在其他地方都芳踪难觅。即便是在汝州，如今也只能独占西关一隅，像是坚守着一个不变的承诺，严格遵循着自己的套路和配方，就那么一直素着，等待着喜欢念旧的人们去品尝。

据说，汝州胡辣汤配方严格保密，仅只西关几户人家掌握而已。这可能是汝州胡辣汤走不出去的重要原因吧。

说起平顶山焦店胡辣汤，那绝对是胡辣汤江湖的一匹黑马，其特点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冲。那醇厚浓郁的味道，大老远都能闻到。

焦店胡辣汤是羊肉胡辣汤，其面色浓重，性子热烈不羁，有着鲜明的游牧民族风

格，和味道同样热烈浓郁的焦店包子搭配起来，那真是绝代双骄，珠联璧合。

焦店胡辣汤的配方，同样也是秘不外传的。而在汝州能异军突起，据说是汝州一位小吃店店主偷艺学来的。我在焦店胡辣汤原产地品尝过原汁原味的焦店胡辣汤，其味道与汝州的大致不差，可见那位汝州小吃店的店主不仅细心，而且聪明。

焦店胡辣汤因其独特而保守，注定只能成为小有成就的一方诸侯，除了在原产地和汝州，偌大个中国，仍是难觅其踪的。即便是在汝州，也只有市标附近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只有西华县逍遥镇的胡辣汤，才是胡辣汤江湖里的第一门派，胡辣汤江湖中的王者。

逍遥镇，这个颇有武侠遗风的名号，犹如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小鱼儿一样，在胡辣汤的江湖中享誉多年。当行走于汝州大地，流连于北国风光，逍遥镇胡辣汤犹如北方人的性格一样，既有冲天的豪情，又有实实在在的醇厚。

据《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记录，逍遥镇胡辣汤是探索胡辣汤饮食文化的必选之地，在中国有着响当当的名气，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明嘉靖年间，有位大臣为讨皇上欢心，从民间一位道人手中得到可以长寿的良方——胡辣汤。皇上食用后，龙颜大喜，随即命名为“御汤”。在明朝灭亡后，御厨赵纪带此良方，逃到西华县逍遥镇，日后将此良方传授给胡氏，由于此汤香辣美味，胡氏经营的生意十分红火，后被当地人慢慢传称为——胡辣汤。

逍遥镇胡辣汤有三大特点：一是香，久闻不厌的浓香，来自上好的羊肉、羊骨、牛肉、牛骨在高温下生成。二是鲜，有肉之鲜美，菜之鲜美，麦面之鲜美，三者合而为一，不腻、不腥，回味无穷。第三是辣，它是那种

绵而不燥的辣，不像辣椒入口给人三分痛感，而是缓缓入鼻，慢沁脾胃，令你胃口大开。待腹中生暖，阳气上升，微汗一发，只觉脑清、心清、身轻。

逍遥镇胡辣汤饮食文化悠长，其配方尽管严谨，却是胡辣汤江湖中的公开之秘。正因为其配方公开，大白天下，包容而且兼容，任拥趸者去学艺、去追随，逍遥镇胡辣汤才能广布天下，一统江湖，独领风骚。

在汝州，逍遥镇胡辣汤同样以其无畏的霸气，占据了汝州胡辣汤江湖的半壁江山。

正因为胡辣汤的江湖纷争，才让汝州人品尝到了更多的美味。然而，胡辣汤毕竟是平民化的食物，想当年，清晨来到街上小吃摊前，也不坐桌椅板凳，买一碗，嘱咐多放醋，买半块锅盔，寻找一处空地坐下，捧碗搅动筷子，呼呼噜噜地吃得浑身热乎起来。特别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喝上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真可谓浑身通泰，百脉俱开，那叫一个爽。

各家胡辣汤的招招式式随时可见，但背后的秘籍才是各个流派的绝学，其秘籍，便是幻化在汤中的各种香料及配比和随岁月沉淀下来的味觉和入脉。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胡辣汤，都在传承着华夏饮食文化的精髓，流淌在人们的血脉深处。

窃以为，胡辣汤之于汝州，就像豆汁儿之于北京、麻花之于天津、火锅之于重庆一样，既是城市的饮食名片，更是城市的灵魂。如今，走进汝州人的生活，来上一碗香辣的胡辣汤，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还是喜欢清清爽爽的本土胡辣汤，这不，写着写着就口水四溢，恨不得立马跑到西关桥头，冲着老板大喊一声：“快来一碗胡辣汤”。

## 我站在望州亭上

●王永宾

我站在古老的望州亭上，  
胸中翻腾起无限的遐想；  
千年故城何处寻找，  
今朝一改昔日的模样，  
绚丽多彩的鲜花，  
正散发出馥郁的芬芳；  
绿荫如盖的景观大道，  
耸入云天的巍峨楼房；  
啊，  
古城汝州换新貌，  
满眼皆是花的海洋。

我站在古老的望州亭上，  
激荡起心中悠远的遐想；  
往昔的落后不会重来，  
梁城儿女乐享安康；  
风景怡人的五湖公园，  
驰名中原的温泉神汤；  
俊秀飘逸的市民，  
川流不息的车辆；  
啊，  
古城汝州展新颜，  
处处是欢腾的海洋。

## 我的一天

●塔寺学校五年级八班 焦世恺

经过了周一至周五的“折磨”之后，周六早上，在小鸟的啼叫声中，我渐渐从甜美的梦中走了出来，我睁开眼睛，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想到今天是星期六，我又喜又忧，喜的是今天妈妈不在家，我想干嘛就干嘛，忧的是还有像小山一样的作业等着我去“征服”呢。写不完今天晚上就要吃“竹笋炒肉”了。

想到这儿，我背后一凉，赶紧起床穿衣，洗了把脸就跑到书桌前，抄起手中的武器——笔，向“敌人”们杀去。

它们非常难缠，就像一只只“拦路虎”，一道比一道难，而且我好不容易写完一道，结果后面还有几道、几十道、甚至上百道正在等着我呢！我本来想放弃，但想到妈妈的鸡毛掸子……为了不遭皮肉之痛，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

晚上，我终于把作业写完了，妈妈表扬了我，我的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真可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呀！

评语：

小作者习作语言诙谐幽默，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形象地再现了小学生忙碌的周末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自豪的情感，真实、生动！



·连载·

##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要他们来汪庄汇报来华秘密休养的胡志明在杭州的生活、警卫等情况。省委领导马上叫负责胡志明安全警卫工作的省警卫处处长伍一去向毛泽东汇报。

汇报后，毛泽东马上提出看望胡志明。他说，胡志明身体不好。不要通知他说我要来，不然的话，胡主席就要先来看我了。我是主他是客，应当我先去看他。

毛泽东从汪庄到胡志明的住处谢家花园，胡志明头戴前进帽，身穿黑风衣已从房间里走出来。原来，工作人员还是打电话通知了胡志明。两位领袖谈笑风生，肩并肩，沿着弯曲的石径，走入一片绿丛，来到湖边。在湖边老柳树下，纵论天下。从越、柬、老三国谈到东南亚，从社会主义阵营谈到全世界。

15日，周恩来来到杭州与毛泽东研究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

当天，毛泽东召开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指出：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6月16日，毛泽东继续召开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

毛泽东说，我看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的要求高了，你们定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不成？打起来，你打你的，我建我的，实际上真正打起来，只能是你打你的，我建我

可能建的一部分。

我看还是房子底下挖洞，各家搞各家的，也不用国家出钱。搞个计划，今年下半年就开始，在一部分城市试验。

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北方农民每人有330斤粮食足够了。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会搞得好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在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对农业真正有效的还是化肥、小型水利、机械。

基础工业，有一、二、三线之分，在一、二线的工厂可以搬，矿山就搬不走。提出搞小矿、搞富矿，这个路子是对的。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打仗也不都打胜了吗？

搞不成，无非是时间长一些。哪里来那么多钢材、木材。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们是被各地各部抬起来了，你们也想多快，多快害了你们了。向老百姓征粮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指标不要过分紧张。搞1260项跟过去1700项差不多了。

（工业根据各行业情况布点），这个对。（分散、靠山、隐蔽问题强调了一点），靠山近水扎大营。

“小三线”要花21个亿，是不是多了一点？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莫及。

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

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要考虑来个大灾荒，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是不是1600万吨就行了？要留余地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新开荒不征粮，让他们有20%到30%的黑地也好，不要查黑地。储备点粮食在老百姓家里有好处。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化肥厂要多搞小的，800吨、1000吨的，大的容易打起仗来被炸掉。

搞点小城镇，还是搞小城市的方针。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波恩才14万人口，不是很好吗？

当天，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6月18日，陈云在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承认自己1962年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有错误。

陈云在信中说：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每年只能增长2.3%，因此，要由2800亿斤粮食恢复到3600亿斤，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完全错的。

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

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思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20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刘大杰。毛泽东就《辞海》、京剧现代戏、学术讨论、教学改革、开设宗教课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20日或21日，毛泽东返京途经南京。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负责人。

6月2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26日，毛泽东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人注意。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跟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惹翻了还能打仗吗？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现在就是过火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

其实，大三线我有点担心。小三线我不担心，反正省里搞嘛，他搞多少就多少。比如你们江西吉安某地有铁矿、煤矿的话，就建一个五万吨或几万吨的钢铁厂，可能搞得快些。大三线就不同了，有的厂不能搬就不要搬。像鞍钢那么大，怎么能搬呢？旧的搬了，新的没有搞起来，也不行。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了。

（未完待续）